

# 活个人就要活得踏实

有感而发

张新平(新乡市)

一次偶然机会,参加了朋友的一场家宴。朋友的父亲端坐主位,作为客人的我就被安排坐在他旁边。老人家虽已年过七旬,但身板硬朗,说起话来底气十足。我知道他早年在村里任过干部,喜欢讲个直理,日常在村里又乐于帮忙,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爱请他当老董。常常一场事下来,他喉咙喊哑,眼睛熬红,但乐此不疲。因此,他在村里德高望重,很受村民爱戴,村民有事没事都爱往他家跑,这又成全了十分健谈的他,不闲,不闷,整天乐在其中。

老人不喜酒,但无拘无束的氛围,让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,家长里短说个不停,虽琐碎却有内涵,但大多内容不是当年年轻人爱听的。因都是些陈年往事的回忆,带有很多时代的烙印,而我曾有一些经历,听着听着就听出了味道:人活在世上就要讲究道义良心,不能办亏心缺德事,否则人活得心不踏实。他说了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,也凸显了他的个性和当时的历史特点。

老人讲了一件事,是状告作为村支书的自家侄子的经过。当年,每家每户

的生活都比较艰难,甚至个别户还吃不饱穿不暖,而侄子却是谁给他送个鸡蛋送个小钱,他就给谁办事,给谁批宅基地等,大队账目也从不开,就他一人说了算,村民对于这些不讲理的事,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老人知道后非常生气,找到侄子仗义执言,当面指出他存在的问题,不留情面地进行了严肃批评。可老人万万没想到,他的一片良苦用心,不但没有起到作用,还被身为村支书的侄子怒怼他多管闲事,拆他的台,摆家长架子。老人气得浑身发抖,说,此处不说了,自有说理处,一怒之下他进城告状。很快,上面派人下来调查,件件属实,当即就把侄子的村支书给免了,结果是全村人一片欢呼。可他们两家人至今互不来往,见了面犹如陌生人一样,互不搭言,由此,同一个祖上的亲人结下了恩怨。有段时间,侄子可能有醒悟了,托人来说和,老人表示不用中间人调和,作为小辈,春节来家拜个年就完事了。但几年过去了,侄子也没好意思来拜年。老人对此很释然,他说,再亲再近也得讲理讲规矩,不能因为是一家人就藏着掖着,那不

是真的对他好,是将他往火坑里推啊。

老人还说了一件事,我听着就满眼含泪感动万分。老人有位朋友,可以说是以命相许,肝胆相照。当年,老人一家同样贫穷,妻子生病,孩子上学,家里拿不出钱。正当他一筹莫展苦恼万分时,朋友得知了这一情况,没过几天就送来了500元钱,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啊,老人至今说起来还哽咽难言,感动不已,为此,他将此事当成家训传教后人。没想到的是,几年后朋友因病去世,但之前他从没向老人提过一次让还钱的事。得到消息后,老人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,他知道朋友家也不富裕,当年朋友送的钱是卖了家中唯一全靠其劳动的骡子钱啊!而朋友生了病,宁可自己再去借钱,也从向老人提让还钱的事。伤心万分的老人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,四处筹钱,连夜赶到朋友家,跪在朋友的棺材前嚎啕大哭起来。当他将钱还给朋友妻子时,朋友的妻子执意不要,说还钱的事他们一家人连想都没有想过。当老人又得知朋友临终时的棺材钱都是借来的时候,老人的心都碎了。后来,这位朋友家遇到了一件麻

烦事,老人得知后,当即就担任乡领导的一位老同学请求帮忙,愿以跪谢恩。老同学看到一向血性十足从不爱求人的人如此举动后,当即就感动得点头同意帮忙。

老人不爱喝酒,但爱摆酒摊,他说这是为了广交朋友。有一次,有朋友光临,老人连忙备酒上菜,喝得正起劲时,酒却没了。这时候,老人也没钱再买酒了,便让儿子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铺赊酒,儿子不去,说小卖铺门前挂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店小,亲朋好友概不赊账”。老人说,去吧,就是我的儿子。儿子到了小卖铺后,很忐忑地自报家门,老板爽快地就让他把酒拿走了。老板还说,你多讲信义,我们放心。儿子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,牢记至今。老人常说,一个人的诚信犹如生命一样珍贵,没有啥都行,但不能没有诚信。干啥事都是同样道理,要有原则,一定要多干善事,要走正道。我一辈子活得心里都很踏实,睡觉都很香甜。

一场偶遇的家宴,酒我没喝多少,但老人讲的事情却让我深受触动,感慨万分,我不得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。

## 岁月华章

人之一生,或多或少总会结交一些朋友。然而,在众多不同类型的的朋友中,能够称得上良师益友者,则极其少见。在我所结交的不同层次朋友中,司清云先生不仅堪称良师益友,而且相交甚笃,历久弥新,珍贵无比,令我终生难忘。

我与司清云先生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末。1978年8月,我从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转业回到故土新乡。当时,司清云先生在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主管工作,后又在新乡广播电台、《尊老爱幼》报社担任领导职务,而我回到地方之后则先后在新乡市针织厂、新飞集团等大型企业的负责宣传工作。由于工作和职业爱好的缘故,从最初与司清云先生相识,一直到他离休的40多年间,我们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友谊

## 良师益友 青云之交

——回忆我与司清云先生交往的故事

李连印(新乡市)

愈加深厚。

遥想当年,新乡市的纺织工业特别繁荣发达,曾以“纺织城”著称,闻名全国。当时,新乡市针织厂属于国家大型企业,自然也就引起司清云先生的高度关注和重视,他把针织厂的通讯报道工作作为重点来抓,经常同我进行交流和沟通,并给了我许多指导性的建议和帮助。如此一来,我所采写的有关新乡市针织厂的很多消息、长篇通讯等新闻稿件,自然也受到了司清云先生的青睐和赏识。在他的指导和推荐下,新乡市针织厂每年都有数篇新闻稿件见诸《中国纺织报》《河南日报》等新闻媒体。由于通讯报道工作的成绩较为突出,我也多次被评为通讯报道工作先进分子,受到市委宣传部的表彰和奖励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,市委宣传部当年也从全市有关企业和部门抽调了一批有写作特长的“笔杆子”,根据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提纲,有选择性地做好“命题作文”。由于司清云先生担任市委写作班子的具体联络人和召集人,为此,我与新乡市教育界的王中华老师、张帆老师等也都在写作班成员之列。当时我们接受《河南日报》理论处“命题作文”的题目是《解读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》。我们将文章写好后,在司清云先生的审阅、联系和安排下,以显著位置发表在1979年5月24日《河南日报》的理论专版上,为新乡市争得了荣誉。

自此以后,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,合作的机会也愈加频繁。《河南日报》理

论专版《小论丛》专栏上发表的一篇题目叫做《话“比”》的思想杂谈,就是我与司清云先生共同署名撰写的,我与司清云先生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司清云先生在他撰写的《一生无悔》刚出版的第一时间里打电话通知我去取书。于是我怀着急切渴望的心情欣然前往。投桃报李,礼尚往来,取书时我还特意将自己出版的乡土诗歌集《报之以歌》作为回馈。老友相见,谈笑风生,交流甚欢。

司清云先生比我整整20岁,我们应该属于忘年交。回忆我与司清云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,愈加理解鲁迅先生当年写给瞿秋白先生的那副对联的深刻内涵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愿与先生之谊相伴此生。

## 又到新年

李淑慧(新乡市)

2024年的日历已经行囊  
翻完 奔向日思夜想的故乡  
岁末的一缕炊烟 敞开的门扉  
将游子的思念 敲开熟悉的呼唤  
缠绕成生活中的圆

过往的四季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  
消遣着苍老的容颜 慰藉了漂泊异乡的孤单  
故乡的风景 在我的眼眸里晕染  
在我的眼眸里晕染 一盏温柔的灯火啊  
成温情的港湾 收留了游子满身的疲倦  
背着装满牵挂的 疲倦

## 摄影天地



卫河夜色 黄建峰 摄

## 妈妈的烙油饼

秦保树(新乡市)

决定要回老家后,就给妈妈打个电话,却是关机。一丝遗憾油然而生,看来妈妈的烙油饼是吃不上了。给妈妈打电话,想让她提前给我烙些油饼吃。我从上学开始离开老家已有30年了,对童年和家乡的记忆,更多的是妈妈的烙油饼。虽然在外也多次吃到烙的油饼,但总感觉不过瘾,不是记忆中的那种诱人味道。

爱吃烙油饼,自然与小时候的记忆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。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那时主食多是玉蜀黍面窝窝。如果有变化,就是加些白萝卜丝、胡萝卜丝,或者柳絮、榆钱、槐花,当然,也有面条、棵、萝卜棵、马齿苋菜等野菜,甚至是槐树叶、油菜叶。那时每每放学,我到家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踩在凳子上,伸手扒进悬挂在房梁上的馍篮里。当然,这时就有花卷馍了,是白面与红薯面或玉米面卷起来的,一层一层,有油、盐和葱花点缀其间,吃起来感觉很棒。当然,我儿时总是用手将花卷一层一层揭开来吃,特别惬意。偶尔能吃上纯白面蒸的咸卷,就超享受了。当然,每到节气或是春节,就可以大饱口福了。但我那最爱吃的还是烙油饼。这一般是没有馒头了,妈妈就用烙油饼来应急。妈妈在烙油饼,我们在一边吃着饭,感觉特别过瘾。油饼刚刚出锅,比较烫手,但有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有时候两只手来回倒腾着,或者每次塞进嘴之前先吹吹气;有时候吃得比较急,塞进嘴后还滚烫,倒吸凉气,那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享受,那么过瘾。每次妈妈烙油饼,我都吃得感觉撑撑的,真有点没出息。

如果是下雨天,妈妈就早早准备好和面,将面和好后盖上一块湿布,说是汤面。开始烙前,妈妈用大擀面杖将面团压成薄薄的面片,再将已混合好的葱花均匀地铺满,之后将面片卷成一条,将其拽成拳头大小,摆满案板。这时,就让我去烧地锅。锅热后,用油勺放进一些油,一般是大油。妈妈说用大油烙的饼比较软和,

## 游平原博物院

张含田(新乡市)

牧野奇珍借一隅,为看华夏史遗珠。  
关公势合青铜艳,鸢鸟形彩白玉珠。  
七彩丛中余室小,三千界内使心孤。  
峥嵘欲问尘年事,远古姗姗向我呼。

## 往事如歌

老家的砖瓦窑在村西北地,那里有条河,我们叫它北大河。就在河的南北两岸,分别坐落着三座土窑。往西地一箭之地,两座窑在北岸上,南北一条线,相隔不过百米,挨河沿的叫老磨窑,离河远的叫石灰窑。这里要叙说的,是东面南岸的砖瓦窑,这件事就直接和它有关。

那时砖窑窑做砖瓦还没有机制的,都是纯手工制作。砖瓦用量大用途广,有师傅专门制作。砖是脱的,瓦是轮的。做砖的模具是特制的木匣子,长长的,窄窄的,不深也不浅。这匣子制作也精巧,又光又平整,从中间一分为二,一次就可脱出两块砖坯子。而制瓦的工艺就稍显复杂,和好的泥被一张特制的弓拉开,薄薄的一条长片子,被制瓦人迅及脱起来,贴扶在同样是木制的滚筒上,随着拍板在泥片上打击,滚筒旋转,上下两端被削去边角废料,泥水翻飞间,只听吱一声响,光滑平整的泥片上即刻现出4道竖线。泥瓦制成了,又被迅及提走,成排状摆放在窑场上。这大概是专业匠人的活计,这项活计轮番上演,日积月累,很快窑场上就堆积起小山似的砖瓦。但这并不是砖瓦的全部,还有一些瓦房檐边镶嵌的勾檐、滴水等。这些用材虽量小,制作却并不省心,加之本小利薄而不被砖瓦匠们看中,窑主只能找零工来做。

我不清楚窑主是找上我们的,还是

## 老家的砖瓦窑

王保银(辉县市)

奶奶自己找上门的。只记得那一年秋天,学校一放秋假,奶奶就带上我来谋这份营生,说是要为新学期挣一笔学费。当时学费10元,放在一般家庭可能不算啥,可对我家来说就不是个小数目。那时我家穷,刚和伯父一家人分家,我和奶奶、叔叔3人另过,就叔叔一个劳力挣工分养家,困境可想而知。

奶奶就是这时发现这个挣钱门路的。一个秋天的早晨,她带上我一溜风似地沿着深秋的小路,七拐八绕来到河岸边被原野包围的砖窑场。

窑主是个精壮的小伙子。他上前打量了我们祖孙两跟,尔后就盯着我。那一刻我觉得漫长得有半个世纪。我看出他目光里的异样,嘴角向两边拽扯时一笑,透出轻蔑。他看着奶奶说,他能干啥呀?别把活做坏了。

我自小就对人的鄙视敏感,而窑主哪里知道一个残缺少年要命的自尊,又哪里会顾及一个未成年少年的感受。他也许这样说话惯了,却刺激了我,我扔下一句脏话:我不干这个兔孙活。我还看不上这脏活,遂一扭身走人。

我陡然又反常的举动一下子把窑主弄蒙了,他全然不会想到,刚才随口的一句话却换来这般结果,脸色一会儿赤一会儿白,抓耳挠腮,抠鼻抹嘴,真是

不堪得要死。

奶奶显然受惊了,料不到我会来这一出,唤我:“回来,你赶快给我回来!”

奶奶的呼唤声疼爱中透出威严,就像是她抛向我的一根无形的绳索,一下子缚住了我,不得不乖乖回来。可我哽咽不知,泪水从眼眶溢出,爬过脸颊。

奶奶赶忙上前抚摸我的头,撩起衣角为我擦拭满脸的泪花,宠溺地劝慰我:“别哭,有奶奶在哩,怕啥?”

我对这爱太陌生,一时间竟忘了闪躲。她的手温暖柔软,几乎不像一个老人的手。

安慰好我,奶奶对站在一旁的窑主说:“孙子从小落下病根,够他受了,你不能再低看他,往他伤口上撒盐。”

奶奶的话生冷如铁,又夹棍带棒,一定是把窑主砸疼了,也砸醒了。面对奶奶劈头盖脸没深没浅的话,他居然没有恼,反而卑恭又拘谨地给我们道歉,并答应从此窑场上制作勾檐、滴水的活都归俺干,还私下为我们在原来每个8厘的基础上加了1厘的工钱。

窑主如此开恩,反倒使我们难为情。他绝不会想到,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,却付出了如此代价,而我们却由此而生发的善念而感动起来,因此感动又变得自责不安起来。

## 亲情低语

秦保树(新乡市)

妈妈突然神情庄重起来,目光如炬凝视着我,那目光里也有了咄咄逼人的气势。她以特别严厉的口气对我说:“你要长本事。”

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得有成色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要有志气骨气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你要争气,不光为我,为你叔,为我们全家,还要为你死去的爹。”

“奶奶,我记住了!”我一下子升高八度的嗓门,把奶奶震住了,我看见她皱纹密布的脸上漾起一丝笑意。

她右手抬起来,指着一摞摞成形的泥坯砖瓦,语气更显平缓:“它们原本是土呢,加水成了泥,经过加工成了有形的砖瓦,再经火烧,就能成器,上房椽脊中大用哩。”

我一听就明白了奶奶的良苦用心,一下子释然开来,不再记恨窑主。我看着我奶奶的背影越走越远,消失在窑的那边。那里,一行高大的杨树在秋风里唱歌,一河秋水在秋阳下也荡起粼粼秋波;更远处,太行山成了一幅水墨画。棵目无尽的秋野,让我豁然开朗,双目如秋水般澄碧明净。原野在呼唤——人不要愁愁怨怨地活,要似这青砖灰瓦,从泥土里涅槃重生。

## 妈妈的烙油饼

秦保树(新乡市)

吃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开始烙时,妈妈用小擀面杖将面团压得薄薄,圆圆的,用小擀面杖挑着平铺进热油锅内,均匀地刷上一层油。稍停片刻,用锅铲顺着面饼边猛地翻过来。中间翻两次,让油饼两面均衡受热。差不多时,用锅铲将油饼对折,再对折,倒扣一会儿。妈妈说怕油饼边沿稍厚受热不足。出锅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撕一块,很烫手,猛地丢进嘴里,哈味哈味地吐着气,勇敢地嚼了两口,就吞进肚里了,软软的,很香,棒极了。油饼刚出锅时吃是最好的,一凉就味道不足了。

成家后,妻子也知道我爱吃烙油饼,买了电饼铛,做出来的却不是记忆中的味道。早饭或晚饭,我有时在街上吃,油饼是必不可少的。虽然远不及记忆中的味道,但聊胜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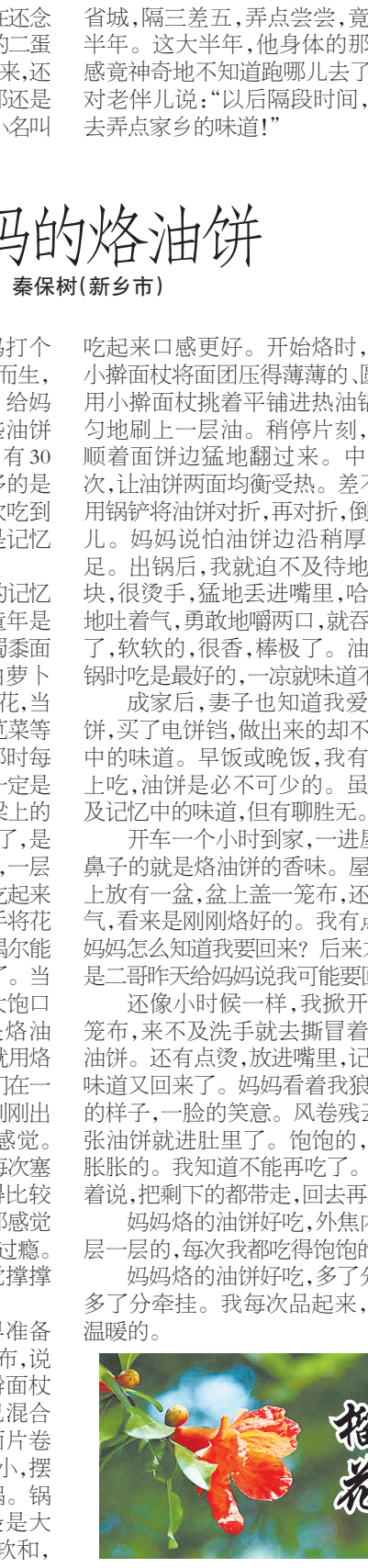
开车一个小时到家,一进屋,钻进鼻子的就是烙油饼的香味。屋内方桌上放有一盆,盆上盖一笼布,还冒着热气,看来是刚刚烙好的。我有点纳闷,妈妈怎么知道我要回来?后来才明白,是二哥昨天给妈妈说我可能要回来。

还像小时候一样,我掀开盖着的笼布,来不及洗手就去撕着热气的油饼。还有点烫,放进嘴里,记忆中的味道又回来了。妈妈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一脸的笑意。风卷残云,一大张油饼就进肚里了。饱饱的,还有点胀胀的。我知道不能再多吃了。妈妈笑着说,把剩下的都带走,回去再吃吧。

妈妈烙的油饼好吃,外焦内嫩,一层一层的,每次我都吃得饱饱的。

妈妈烙的油饼好吃,多了分关爱,多了分牵挂。我每次品起来,也都是温暖的。

## 榴花



榴花